

## 彝、汉民间文化圆融的结晶

### ——开远市老勒村彝族“人祖庙”的解读

李子贤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现今开远市老勒村的彝族“人祖庙”也许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唯一续存的供奉洪水遗民两兄妹之“人祖庙”。彝族的传统文化本无宗庙、无偶像。开远彝族地区却出现了兄妹“人祖庙”，并以庙会形式对两尊人祖石像进行祭祀，显然是明代以降彝、汉民间信仰圆融的结晶。调查表明，历史上开远彝族及周边地区之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呈密集分布，并曾一度续存着将洪水遗民两兄妹视为人类始祖的信仰，与中原地区对伏羲女娲的人祖信仰与祭祀有着某种相似性。

**关键词:**洪水型兄妹婚神话；人祖信仰；人祖庙；彝、汉民间文化圆融；彝族特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0)04-0025-08

近年来，笔者在开远市彝族老勒村进行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可能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唯一续存至今的洪水遗民兄妹“人祖庙”。笔者认为，这是明代以降彝、汉基层文化、民间文化圆融的结晶，亦是彝族极其珍贵的特色文化事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一

1998年，时任开远市文管所所长的曹定安先生在进行文物调查时，在小龙潭办事处彝族老勒村发现一座大约建于清代中期的“人祖庙”（当地彝族群众称其为“人王庙”），庙中供奉着两尊石雕的兄妹神像。在当地彝族中还盛传着洪水后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的神话，但是曹先生认为这只是当地比较少见的文化事象，因此未作认真的探究。2007年12月，笔者到开远市小龙潭办事处调研，经认真考察后认为这极有可能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唯一续存至今的兄妹婚“人祖庙”。在中国，主要是在北方地区续存着为数不多的人祖庙，如河南省周口市的淮阳县和西华县等地有伏羲女娲兄妹神庙，河南省泌阳县盘古山有盘古兄妹神庙，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有盘古兄妹神庙。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湖南湘西的苗族中仍保留着对洪水遗民两兄妹（傩公傩母）的信仰民俗，并有相应的

祭仪，但是否有人祖庙存在，至今情况不明。因此，长期被湮没而不为世人所知的开远市老勒村人祖庙及其传递出的历史文化信息，有着特别重大的学术、文化价值。

老勒村位于开远市西北部的半山区，隶属于小龙潭办事处则旧村委会老勒村民小组，全村共45户，179人，除少数几户为汉族外，其余均为彝族。该村与建水县岔科镇长田村委会接壤，明清时期通往建水的古驿道经过这里。老勒村的彝族属改苏支系，自称改苏颇、保保颇，西汉时的阿宁蛮即其先祖。唐宋时期，属乌蛮“三十七部”中的屈中部。在明代以前，开远地区彝族是主体民族，延续着土酋制社会。明代以后，随着汉族移民的陆续迁入，逐步形成了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状态。人祖庙位于该村西北端，坐南朝北。人祖庙建于何时，已无资料稽考。2008年7月30日，经与读过书、能看懂汉文的彝族老人侯成昌的访谈得知，在三、四十年前，人祖庙前立有建庙时立的石碑，碑文是用汉字刻写的。后来石碑被毁坏，不知下落。据他回忆，碑文所记之立碑者当中有一普姓人家，现在村中还有这家普姓的后人。碑上所记之普姓是现在普姓的先祖普阿云之上的第四代先祖，至今已八代人。普阿云于1958年去世，时年80多岁。据此推算，人祖庙建庙时间距今约160—180

【收稿日期】2010-05-12

【作者简介】李子贤（1939-），男，云南大学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活形态神话研究”（项目编号：04BZW061）。

年,相当于清代道光年间。该庙的形制为清代中晚期单檐硬山顶式建筑,两进三开间,通面阔9.5米,进深两间,前檐设廊,廊深1.3米,通进深5.6米。明间梁架为三架梁,次间采用山柱,前檐设金柱,后檐采用单双步梁。东西侧山墙及后墙下部分为(约2.5米)毛石堆砌,以上部分为土坯墙体。由于年久失修,境况堪忧:前檐金柱间屏门、木刊墙、槛窗、横破板已缺失。屋顶瓦件残破,局部塌落,联结松动,屋面滋生杂草,东西两侧山墙及后墙严重变形、开裂,局部墙体已垮塌,抹灰层均以大面积脱落、空鼓。椽子及檐口望板槽朽变形严重,庙内其他木质构件均存在一定程度糟朽。据当地许多老人介绍,人祖庙建成以后一直香火很旺,有许多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祭祀。1958年“大跃进”以后,人祖庙被用来做学校。“文革”期间,在遭红卫兵打砸、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前,有的村民就将两尊石像藏入山洞,但仍然无法躲脱劫难,两尊石像的头部被毁。1980年后,两尊石像头部得以修复并被请回庙中供奉。此后,逐步恢复了人祖庙的相关祭祀。

每年的农历冬月十九日对人祖庙举行集体性祭祀仪式。届时,本村和周边村寨以彝族为主的各族村民都要到人祖庙来祭祀人祖,祈求子孙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祭祀完毕后,举行集体进餐。除了祭祀人祖之外,还要祭祀山神和土地神。1984年农历冬月十九日,由李秀英、白文珍等几位彝族老人主持,在老勒村举办了恢复祭祀以后的首次庙会,前来参加的各族信众超过了千人,他们分别来自老勒村周边方圆约五、六十公里的各族村寨。自此以后,就形成了每隔十年举办一届大型庙会之民俗。个体性的祭祀则集中于春节期间。正月初一,村中各家各户互不串门,但老人(主要是女性)则到人祖庙中祭祀并进素食。正月初二,村中的各家各户要用猪头、猪脚或一块上好的猪肉作为祭品,到人祖庙中献祭。正月十六日,凡在上一年生了儿子的人家要到人祖庙中敬献茶水、蒸糕和八碗菜;凡在上一年生了女孩的人家要备糖水和四碗菜到人祖庙敬献。敬献完毕后,所有的亲戚都到庙中来用餐,向人祖祈求吉祥平安。

据当地老人回忆,1949年以前,人祖庙中只供奉着两尊既是兄妹又是夫妻的人祖神像。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祭祀以后,当地民间信仰中的诸神,如观音、弥勒、直系三代祖宗、财神、牲畜神等均被请入人祖庙中供奉,但这些神均无实物雕

像,仅以红纸画符作象征性的表示。当下老勒村的人祖庙,已经成为了复合型的民间信仰及祭祀的场地。人们感觉到需要祈求什么神的庇佑,都可以到人祖庙中祭拜。当然,庙中居于主体地位的神仍然是兄妹人祖。据笔者多次赴老勒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访谈,兄妹人祖神的神格已呈复合性的发展态势,它们既是人祖,又是当地的守护神、生殖神。村民们说:“人祖太灵了,你求什么就得什么。”从1984年、1994年、2004年三届大型庙会活动中信众参与的心理期待来看,与30年来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渴望过上安居乐业好日子的心愿相契合,信众们祈求的就是丰衣足食,吉祥平安。而个体性祭祀的希冀则是求子求福,家运昌隆。

老勒村人祖庙的产生是以洪水后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的神话为前提的。侯成昌老人说,在当今的老勒村,“虽然能把兄妹婚神话讲得通透的人已经不多,但村民们都知道祖先传下来的这个神话。”根据曹定安先生的调查,老勒村兄妹婚神话的故事梗概是:据说远古时候的那朝人,日子好过了就不敬天地,还用白面粑粑作尿布。天神见了十分生气,就发洪水淹死了那朝人。在那朝人中只有两兄妹在白鹭鹭的帮助下(另外一种说法是两兄妹抱着一块糟木)躲过了这场浩劫。洪水退了以后,两兄妹十分孤单,就决定分头去各地找人。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找了三个月,两兄妹又碰在一起,却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这时,那只救他们的白鹭鹭对他俩说:“世上已经无人烟了,要想有人烟,只有你们两兄妹赶快成亲。”哥哥妹妹都反对。在白鹭鹭的指引下,两兄妹通过在山上分别滚磨盘、滚簸箕以及分别在河对岸穿针引线等合婚(占卜)仪式之后,终于成亲,生下了一个肉团。哥哥将肉团切成一百片,分别挂在各种树枝和石头等物体上,它们就变成了一百个男孩和女孩,挂在李树上的姓李,挂在石头上的姓石,从此就有了百家姓。等孩子长大后,兄妹俩就教孩子们学会盖房子、学会用火、学会种五谷、学会养牲畜,从此人间烟火越来越旺,两兄妹就成了“传我们这一朝人的人祖”。两兄妹的子孙还建盖了人祖庙,供奉这两尊兄妹人祖。哥哥的神像手拿扇子,表示要把人间烟火煽得越来越旺,妹妹的神像则怀抱肉团,让后代平平安安<sup>[1](P163-165)</sup>。为什么在老勒村建起了人祖庙,已有相关神话加以诠释。2009年8月,笔者再次赴该村进行采访时,白文珍(女,

现年82岁)老人、侯成昌(男,现年60岁)等老人都说:洪水滔天时,两兄妹抱着一块槽木得救,洪水退落时,两兄妹就落在了老勒村背后的山头上。成了传我们现在这一朝人的人祖。这一神圣性的叙事,使老勒村成了人类得以重新繁衍的圣地了。

据笔者的调查和学界的相关研究证实,在彝族古老的宗教民俗及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偶像崇拜,其祭场也仅仅停留在埧和坛的阶段。笔者1962年在宁蒗县小凉山,以及20世纪90年代多次到四川凉山州美姑县作田野调查,都没有见到庙宇在彝族地区出现。由于地理隔离机制和社会历史发展相对滞后等因素的作用,大、小凉山的彝族与汉文化的接触和交融相对较少,彝族古老的传统文化保留得比较系统、完整。在云南的红河州,尤其是建水、石屏、开远、蒙自等地以及楚雄州,自明代以降,汉族移民大量进入,汉族民间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民俗与彝族的民间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民俗有了长期的交流和互动。于是,在红河州和楚雄州大部分彝族地区出现了彝族特有的寺庙雏形,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汉族形制的寺庙,并以寺庙为中心产生了庙会形式的宗教活动。由此可见,开远市老勒村彝族人祖庙的出现,与汉族民间文化逐步进入该地区并与彝族基层文化圆融而产生彝族新的特色文化密切相关。

## 二

自元代开始,中央王朝在云南设省,并在云南倡导、推广儒家文化。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陆续进入,至明代便完成了云南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文化转型。这次文化转型的标志,是汉族成了云南的主体民族,汉儒文化成了云南的主导文化,汉族的基层文化、民间文化开始与少数民族基层文化交流、互动乃至圆融,云南文化逐步形成了多元一体、多源一体、多元共生、多元并存的格局。由此,带来了云南社会经济文化大幅度的提升,并逐步崛起一批如昆明、大理、建水、石屏等成为汉儒文化重镇的城市。民国以前,开远市称阿迷州,隶属临安府。明清时期,时为临安府府治所在地的建水及其文化,可视为明清时期云南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建水“元以前皆夷地,椎髻雕题,刀耕火种,刻木为符,啜生为脍,相沿者习与性成”(《雍正临安府志》卷七,《风俗》)。到了明万历年间,建水已经是“繁华富庶,甲于滇中”,“商贾辐辏,

辗转四方”(《滇略·俗略》)。故在当时的云南曾流传着“金临安,银大理”的民谚,说明建水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超过了有近千年根基的大理。建水至今仍存留着许多宅院建筑群落,诸如团山的“张家花园”和城内的“朱家花园”等,大多是清末兴建的,说明建水的经济繁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元代建筑的指林寺,明代建筑的文庙到清代的“朱家花园”等建筑群落,被国内相关权威专家誉为“中国建筑博物馆”。以文庙为标志,庙学、府学、乡学并举,儒家教化之昌盛,开科取士之兴旺,一度使临安府名列全省之冠,获得了“临半榜”的美誉。

开远市西部和西北部与建水毗邻,两地相距约五、六十公里。在明代以前,开远还是一个封闭的化外之地。1382年,由阿迷万户府改制为阿迷州,但长期处于土酋制社会,直到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才废黜了普氏土官,出现了城镇和平民。在此前后,汉族移民陆续进入并受到以建水为中心的汉儒文化的强烈影响,始建学宫,创办州学,汉儒文化在开远逐步兴盛起来,并与当地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吸纳与交融。虽然明代始建文庙,却“荒如坵场”,直至清代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才重建文庙,开始祭孔。到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始设灵泉书院。明代以后,不仅开远城内洋溢着汉儒文化的气息,而且在布沼坝(今小龙潭)也有汉族移民进入,随之由中原地区传入的儒家文化、宗教文化、居室文化、民俗文化,在此落地生根。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布沼坝建狮子山寂照庵;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建狮子山归圣寺;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知州元展成在布沼坝倡办义学;乾隆元年(公元1735年)布沼坝建文昌宫;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60年),建上城龙王庙。在此期间,包括老勒村在内的布沼坝周边地区的彝族都受到了汉儒文化的浸润。在与周边汉族的长期交往中,当地彝族与汉族的基层文化、民间文化就产生了相互接纳与圆融。突出的例子,是当地的汉族也过彝族的火把节,当地的彝族也过汉族的春节,纵然节日的活动内容和心理期待有所差异。更为罕见的是,在小龙潭办事处的则旧村,至今仍保留着刻于清代用彝、汉两种文字共书的彝、汉文碑。值得注意的是,在开远市大凡与汉族文化交往较多的彝族村寨,都出现了庙宇的雏形。其形制多为用石料搭建成之约一人高的一个小开间,开间正面的石壁上刻

有神像,神像多为火神、山神、土地神、牲畜神等。有些受汉族民间信仰影响较深的村寨,还有弥勒、观音、财神等神像。庙宇一般建于村寨附近的半山坡上。开远彝族的祭场由坪、坛发展到庙宇,还有一个过渡形态,就是出现了一种精致化了的祭坛。在老勒村人祖庙旁,就有用石料堆砌而成的象征土地、山神和牲畜神的祭坛。

在开远市的一个边远小寨彝族老勒村,一百多年前为什么建起了人祖庙,而庙中供奉的又不是彝族或汉族民间信仰中的诸神,而恰恰是彝族洪水遗民两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中的两兄妹?从总体上说,显然是彝族与汉族基层文化、民间文化圆融的产物。

老勒村彝族与周边汉族已有数百年的文化交流史,该村的彝族文化与周边的汉族文化已进入到了水乳交融的状态。与老勒村仅一条小河之隔的建水县岔科镇长田村委会,是续存汉族民间文化层级较高的一些村落。老勒村与长田的各个村落早已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活动圈,相互间有着极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与联系。长田的汉族民间文化强烈而持续地影响着老勒村人。生活在长田的汉族已在20代以上约四、五百年的历史。这里的汉族都续存着较为纯正的汉族基层文化、民间文化。长田冲一带自然条件较好,村民经济生活较为宽裕,这儿历时久远的集市贸易,常常将周边的彝族和其他民族的村民吸引到这里来进行物资和文化交流。长田至今虽然仅有两千余人,却拥有一座规模宏大、建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的观音庙,庙中供奉着观音及文昌公、关圣公。由此可以看出当地民众对文化神的尊崇程度。据当地村民范忠怀等人介绍,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每年都要在观音庙中举行祭孔仪式。现在,这里还盛传范忠怀所居住的白底亩是一直出文人的村子。这个村有不少人懂诗词歌赋,且擅长书法。每当逢年过节,周边各村寨的人家都来请范忠怀等人写门联。据说明代年间,范忠怀的祖先范成溥是翰林,但不愿做官,临安府知府就赠他“一马之地”。他从建水城的东门骑马往东北方向走,一直走到长田的南盘江边,马过不了河,范家从此就在这里生息繁衍。这则传说传达出的一个信息就是,从其他地方迁徙到长田的汉族是书香世家。范氏族谱所记来自南京应天府的范家20代后人,大多都是当地耕读传家的“望族”。

老勒村的彝族与长田的汉族,文化心理并

不完全相同。但当地彝、汉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指向——老勒村。从老勒村彝族看,他们将该村所在地视为洪水遗民两兄妹在此结婚重新繁衍人类的圣地。而从长田的汉族看,则认为老勒村那里曾经是可能出皇帝的地方。过去长田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谚:“老勒皇帝勒渣官,树黑石洞老伯伯儿(指乞丐)。则旧尽出大力气,初达下味扛搭裤儿。”意思是说:老勒村出皇帝,勒渣村出大官,树黑、石洞村乞丐多,则旧村的人力气大、做重活,初达、下味村的人外出打工或逃荒。2008年,笔者在长田村汉族中还收集到了老勒村出皇帝的传说: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老勒村有户普通人家,男人每天外出耕田种地,女人在家操持家务。他们结婚不久,女的便身怀六甲。说来奇怪,就在女的即将分娩的头晚,家中箩筐里的黄豆居然粒粒都冒出了芽,而且是眼看着芽在不断地长。次日,男的象往常一样到地里干活,他突然发现自己带出的耕牛生了一条小牛,可这头小牛很怪异,模样既不像牛也不像马,身上无毛却有鳞,才一生下来就把主人犁地的犁铧吃进肚里去了。男人很惊讶,便急忙返回家中。不料女人已生下三个男孩,其中一个竟然爬上了堂屋的供桌,其余两个分别站在堂屋门的两旁。面对这一怪事,男人一怒之下便将三个小孩打死。当他再去到地里时,怪异的小牛已不见了踪影。后来,有人对他说:那不是牛而是麒麟,所以后来就称这个地方为麒麟塘。又有人对他说,如果你家的小孩没有被打死,那就是皇帝了。这则传说,在老勒村彝族中亦流传。由此看来,在老勒村及其周边的彝、汉民族的心目中,老勒村所在地确乎有着某种神圣性。如何将这种神圣性加以突显并续存下去,寻找一种适当的物化载体加以呈现,也许就成了当地倡导兴建人祖庙的先贤们的心理动因。距老勒村约20公里的小龙潭狮子山,早在明代时期就建有寂照庵和归圣寺;清代在则旧村出现了彝、汉文碑;在老勒村人祖庙建后不久,又出现了长田的观音寺。因此,在老勒村这个长期受汉族宗教民俗、民间信仰深刻影响的彝族村寨,兴建集人祖信仰、村寨守护神信仰于一体的人祖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然而,老勒村建庙为何供奉的不是彝族民间信仰的山神、火神或土祖神,却是兄妹人祖神呢?据

调查，开远市的三个彝族支系除濮拉以外，改苏、阿哲不仅信仰彝族传统的火神、山神、土地神、竜（树）神<sup>①</sup>、牲畜神等之外，还信仰观音、弥勒、财神、关圣公、灶君等。老勒村人祖庙所供奉的兄妹人祖神，虽然在彝族的很多地区早已退出了人们的信仰体系，而仅仅是一种文化记忆，但老勒村及周边地区的彝族，也许在老勒村建庙时，兄妹人祖仍续存于彝族的信仰体系之中。前面提到，当地曾流传着洪水后幸存的两兄妹由于得到一块槽木而获救，洪水退落时两兄妹就落到了老勒村后的山梁上，这就给了在老勒村建人祖庙一个神圣性的依据与空间。调查中发现，在开远市的三个彝族支系中，洪水型兄妹婚神话至今仍在广泛流传，而且有多种说法。比较普遍的是，洪水后剩两兄妹，由于得到某种力量的相救而幸免于难，洪水后通过合婚仪式兄妹成婚（占卜）重新繁衍人类；还有一种说法是，洪水后剩两对兄妹，一对兄妹坐在木床或木箱里，得以幸免；另一对兄妹则坐在铁床或铁箱里，就被淹死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开远市小龙潭以及与小龙潭接壤的弥勒县巡检司乡的阿哲人中，其创世史诗的名称就是洪水遗民两兄妹的名字《爱佐与爱莎》，这在西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中是少有的，2008年笔者在调查中见到了由师有福先生提供的未刊稿。据该部创世史诗的收集整理者师有福教授在后记中介绍，爱佐与爱莎已被当地彝族视为是“传我们这一朝人的祖先”。这与老勒村的人说“人祖庙中的两兄妹是传我们这一朝人的人祖”完全一致。他还说，在弥勒县巡检司乡有一座山，山上有两座山峰，其形状酷似爱佐、爱莎两兄妹。历史上，当地彝族还定期到山上进行祭祀。由此看来，在距今160—180年前老勒村建人祖庙的时候，洪水遗民两兄妹确乎还未退出人们的信仰体系，仍是信仰中的神。不过，已与汉族的创世神女娲、壮族的创世女神姆六甲一样，虽然长期续存于人们的信仰体系之中，但其神格已发生了某种演变，主要是生殖神。

在老勒村等许多与汉族民间信仰、宗教民俗有过长期接触与相互交融的彝族村寨，祭场大多已由墀、坛阶段发展为初期的宗庙。在开远市的很多彝

族村寨中，如乐白道办事处灰土寨、羊街乡的红果哨村等，已出现了其形制与汉族的宗庙基本一致的庙宇，并已被冠以关圣庙、龙王庙、观音寺之类的名称。其中供奉的神祇当然已经是汉族的民间俗神。惟独只有老勒村彝族的人祖庙，其载体显然是从汉族那里移植而来的宗庙，但其文化内核、崇拜对象却有着鲜明的彝族特点。时至今日，庙中的菩萨确乎多了，混合文化的特征日渐明显，其大型祭祀这一庙会形式也是从汉族移植而来的，但其祭祀的对象及心理希冀，却依然具有彝族的特点。当然，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近百年来由于滇越铁路的通车，开远成了滇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外来文化（包括西方工业文化）随之强势进入，汉族移民也不断增多<sup>②</sup>，当地彝族的传统文化正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就老勒村而言，已面临着彝族传统文化急剧丢失的境况。据当地村民说，大约在三代以前本村人就已不会操彝语，至今已不过火把节、已不再祭龙。作为彝族文化的标识，仅剩下了人祖庙中的兄妹人祖，以及彝族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

### 三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致流传着两种类型的兄妹婚神话，一种是单一型的兄妹婚神话即只讲到兄妹结婚繁衍人类（第一次繁衍）；第二种是复合型的兄妹婚神话即洪水后幸存的两兄妹结婚重新繁衍人类。第一种型式典型的如傣族神话讲到世界之初，天上下来了一对兄妹，他们结合后繁衍了人类。在纳西族的东巴经中记载有米利东、米利色兄妹开亲的神话。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最广泛的是洪水型兄妹婚再造人类的神话，几乎遍及氏羌、百越、槃瓠、濮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等四大原始族系的各个民族。典型的复合型兄妹婚神话大致包含了以下7个基本要素：（1）由于某种原因而导致洪水泛滥。（2）洪水前的预示或神谕。（3）仅有两兄妹得以幸免。（4）两兄妹的避水工具。（5）通过占卜方式祈求神谕的合婚仪式。（6）兄妹成婚后妹妹生人，生肉团或葫芦、瓜等灵物；从肉团、葫芦、瓜等灵物中变成或走出人

① 当地彝族最早信仰的竜（音译）神，为村寨的守护神。中原龙文化传入以后，对龙的信仰进入了彝族的信仰体系之后，又出现了龙神。

② 据相关资料显示：元代以前开远全境基本上是彝族的聚居区，直到清代雍正以前，开远仍然是彝族普氏土司的一统天下；虽然自明代开始汉族就已陆续迁入，但直至民国8年（1919年）开远彝族的人口还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汉族仅占总人口的30%左右，而当下汉族人口已占到开远市总人口的50%以上

类。(7)兄妹生的人,以及由肉团、葫芦、瓜中变成或走出的人,成了后来的各个民族(或百家姓)。老勒村彝族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除了不具有第二个要素之外,其他要素都有,这大概是开远及周边地区彝族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典型的模式。

如果我们把以上7个基本要素作为一个参照系,就会清晰地看到,除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及中南半岛部分民族以外,在东亚其他地区流传的兄妹婚神话,大多不完全具备这7个基本要素。日本“记纪神话”中创生日本国土的伊耶那岐、伊耶那美是两兄妹的身份并不明确,而且未与洪水神话连接在一起。日本的冲绳曾流传着兄妹始祖型神话<sup>[2](P165-171)]</sup>。1998年12月,笔者在与该国岛曾采集到一篇天上下油雨导致洪水泛滥,有一对兄妹避于高山之巅而幸免于难的神话。这类神话的产生,也许是与该国岛距离台湾较近,台湾原住民洪水后兄妹再造人类的神话漂移到该岛。在我国台湾的各个少数民族中大多流传着洪水后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的神话,但是洪水后兄妹结婚皆无合婚(占卜)仪式的叙述。如排湾族的神话:洪水后其他人都死了,只有两兄妹挂在小山头的树上得以幸存,之后两人成为夫妻,生育了后代。<sup>[3](P178-179)]</sup>据杨利慧博士的研究,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其流传相当广泛,在东亚、东南亚一带蕴藏量尤其丰富。它在这一地区的分布,大抵西起印度中部,经过苏门答腊岛、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泰国、菲律宾、中国台湾岛以及中国大陆,向东一直延伸到朝鲜和日本。<sup>[4](P12)]</sup>不过,许多地区和民族的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都不完全具备上述7个基本要素,如《东方神话传说》(第六卷)“东南亚古代神话传说(上)”收集了一篇菲律宾的洪水神话(族属不详),只有洪水预告、洪水泛滥、兄妹避于高山、兄妹成婚及繁衍后代等情节内容,也无合婚(占卜)仪式<sup>[5]</sup>。我国云南佤族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与台湾原住民的同类神话一样,都没有兄妹合婚(占卜)仪式。这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中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云南独龙族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虽然没有“滚磨盘”等占卜仪式却有一个验证关目:两兄妹睡觉前,在两人中放上一碗水,可是,天亮时那碗水却不见了,两兄妹睡到了一起。唯有从云南迁徙到中南半岛各国的一些民族的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与我国云南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同类神话一样,大多具备上述7个基本要素。这应当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得以充分发

展而较为典型(并非最原始)的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型的洪水后兄妹婚再造人类的神话,大多成了西南少数民族创世史诗得以形成的基础,并成为了创世史诗的主干部分。反之,又强化了洪水型兄妹婚神话的传承。

我国的汉族文献典籍中,比较完整而清晰记载兄妹始祖成婚的是唐代李冗《独异志》卷下,“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娶妇执扇,象其事也。”如果李冗对这则神话的笔录并无增删,忠实于原作,那么女娲兄妹就是一对原始夫妻,是他们首生人类。这则兄妹始祖神话并没有与洪水神话黏合在一起,属单一型兄妹婚神话。而且,极有可能是女娲“抟黄土作人”这一神话的进一步发展,即人类始祖由独身神向偶生神的转化。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已出现了合婚(占卜)仪式。目前在汉族文献中发现的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据说是抄于五代时期的敦煌遗书《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其中提到了上述7个要素中除了洪水前的神谕或预示一项之外的6项:包括(1)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洪水泛滥。(3)仅有两兄妹得以幸免。(4)两兄妹的避水工具。(5)通过占卜方式祈询神谕。(6)兄妹成婚后妹生人,(7)兄妹后代繁衍成为百家姓氏、汉族与少数民族。<sup>[6]</sup>这与开远彝族老勒村现在仍在讲述的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的叙事内容大体相似。这似乎在暗示: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既是多元发生的,各有自己的特点,却又在长期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出现了某种同一性。例如老勒村传承的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除了保留一些古老的占卜仪式外,却又吸纳了汉族文化中的百家姓。如果我们再把至今还在河南等中原地区民间传承的洪水型兄妹始祖神话加以比较<sup>[7]</sup>,这种同一性就更加明显了。作为特定文化的表征,神话与其它文化事象一样,在其长期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大多能保留自己的内核或核心要素而处于某种稳定状态,在与外来文化互动、圆融的过程中,又能把某些外来的文化要素移植到自己的结构系统中去。

开远及周边地区的彝族,一方面是在与汉文化长期交融的过程中仍然保留着某些传统文化事象,诸如祭龙、火把节、祖灵崇拜、火崇拜,以及包括

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在内的一些古老神话；另一方面，由于与汉族基层文化、民间文化的圆融而逐步形成了许多特色文化，如彝族花灯、人祖庙、火神庙以及庙会等。元代以降，随着汉族陆续迁入云南并逐步定居，开始兴建庙宇，并将中原地区的庙会活动移植到了云南。2008年春节，笔者曾与时年101岁的母亲谷惠珍谈及1950年以前建水的庙会情况。据她介绍，从正月初二到十六都有许多庙会活动，其中正月十六那天，许多人家都要到城郊的观音寺中去还愿、“抱大香”。当地凡是生了男孩的家庭的都要去观音寺进香还愿，如果长期没有生育的妇女，就在这一天去烧香许愿。在返回时要从庙中抱上一根点燃的大香，供在家中的神龛上，途中不能跟任何人打招呼、讲话，否则就不灵验了。建水县岔科镇长田村历史上已有各种庙会活动，于是与长田村毗邻的彝族老勒村在与汉族基层文化的交流、圆融中，逐步形成了以老勒村人祖庙为活动中心的庙会。彝、汉民间文化、基层文化的圆融由此可见一斑。

#### 四

对开远市老勒村的人祖庙的深层解读，还必须将其与我国中原地区相关神话、神祇信仰进行系统比较。在我国的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民间一直传承着包括洪水泛滥等灾变之后伏羲、女娲兄妹成婚，重新繁衍人类的神话。其中，尤其以河南省的淮阳、西华县最为典型。20世纪80年代初，由河南大学中文系组成的“中原神话调查组”，展开了对仍然在民间传承的关于盘古、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的神话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其中，搜集了大量的各种灾变之后伏羲女娲兄妹成婚重新繁衍人类的神话。<sup>[7]</sup>此类神话都有一个共同的母题，由于某种灾变（天塌地陷、洪水）而导致人类灭绝，在神或某种灵物的帮助下，伏羲、女娲兄妹得以幸存，通过某种占卜仪式（滚磨盘、烟合、引线穿针等）而结为夫妻，重新繁衍人类。其中，也有与开远市老勒村类似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当我们把开远老勒村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对人祖的祭祀与河南同类型的神话及对伏羲、女娲的祭祀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共同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事象。首先，是合婚（占卜）仪式中的滚磨盘。至少是在中国各民族的洪水后兄妹成婚神话中，其合婚仪式都大多有滚磨盘这一关目，而且是最主要的占卜方式。云南开远

老勒村与河南淮阳、西华县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的描述亦是如此：分别从两座山上或不同的地点滚出的两扇磨盘，竟然合拢在一起，显示一种天意。那么，两扇磨盘合拢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张振犁先生认为：“对性器官崇拜，正是原始人对繁殖以及性行为的繁殖作用之重视的宗教反映。中原洪水神话里的‘滚磨成亲’与这种象征意义不无关系。”<sup>[8]</sup>不过，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各民族的洪水型兄妹婚神话中，其占卜仪式大多都是“滚磨盘”呢？笔者以为，除了历史上都是从事农事生产活动、石磨是谷物加工工具这一现实基础之外，很大的可能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尤其是汉、彝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其二，他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神话中所叙述的某一事件之场景“落实”到现实世界中的某一个具体地点上来。开远市老勒村的彝族至今认为，洪水后幸免于难的两兄妹在洪水退落时，落在了老勒村背后的山上。这也许就是当年为什么会在老勒城建盖兄妹人祖庙的原因。在我国的中原地区，类似的文化现象很多。例如，甘肃天水市的卦台山就被认为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现今河南省淮阳县之所以在古代就建了太昊陵，是因为相关神话中有伏羲来到宛丘建都的叙事。在西华县有一个叫思都岗的村子，被认为是女娲因思念故都而病死的地方，因此这里还有一座女娲坟。西华县的山子头村有一座山，古时候叫昆山，被视为伏羲、女娲滚磨盘成婚的地方。因此，过去在这里建有女娲宫。在云南省，将神话所叙述的事件发生地“落实”到现实世界中的某个地点，也不乏其例。如大理城边七里桥就被认为是白族神话中观音负石阻兵的地方，因而在那里早就建了观音塘。然而，在明代以前尚未出现宗庙的开远老勒村彝族，不仅将神话中所叙述的事件发生之地点落到实处，而且在清代还建起了有着彝族特色的人祖庙，也从一个角度证实了开远市老勒村人祖庙的出现，确乎是彝族与汉族民间文化、基层文化圆融的结晶。

其三，神话中的神祇一直续存在人们的民间信仰体系之中，并以宗庙为载体对其加以供奉。在河南省西华县，一般于每年的正月十三到二十日，都要在思都岗的女娲城举办庙会。据介绍，历史上此庙会一直都很兴盛。庙会期间，女娲坟前到处都是灰青色香灰，妇女们在坟前进香、许愿还愿，求子祈福禳灾和问卜等。女娲坟前面树立一面鲜艳的大旗，红表黄边黄彩带，上书“天地全神女娲氏”

字样<sup>[7]</sup>。在开远市的老勒村,早已形成了于每年的冬月十九日以庙会的形式在人祖庙中祭祀人祖的习俗。此种文化现象,与中原地区的西华县女娲庙会基本一致。当然,是最早在中原地区兴起的庙会,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进入而逐步在建水、开远一带流行开来。

其四,在河南省“以淮阳为中心的附近几县,又形成了洪水过后,伏羲兄妹再造人类的神话群。”<sup>[7](P297)</sup>正如前述,在开远市老勒村及周边地区,洪水型兄妹婚神话也呈密集型分布。此一文化现象,二者也完全相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开远市老勒村彝族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及与此相关的人祖信仰及其表现形式,确乎受到源于中原地区宗教民俗文化的深刻影响,虽然仍保留着彝族的某些特征。现在,我们可以把问题集中到文化心理结构上做一些探寻。不论是中原地区的淮阳、西华县,还是开远这一边陲城市中的彝族,洪水型兄妹婚神话及其人祖信仰都

有以下几个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一)其洪水型兄妹婚神话都是存活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活形态神话。他所黏合着的各种文化要素,还可以进行直接的观察,而无需在进行解构之后方可辨认。(二)洪水遗民两兄妹仍然是信仰中的神,显然其神格已发生了某种嬗变。(三)相关的神话及神祇信仰早已被嵌入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占有重要的位置,因而至今仍在发挥着某种文化功能。(四)与相关神话、神祇融为一体的祭祀活动,从它形成之日起就成了包括神话、宗教、民俗在内的文化积淀场、传承场。文化积淀场、传承场的存在,又维系了特定的民间信仰与神话之传承。(五)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无论是彝族还是汉族,都处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特定的人祖信仰与相关神话,似乎又成了维系民族文化传统乃至彰显传统的张力及重要标识,尤其是像老勒村这样的彝族村寨,更是如此。

#### 参考文献:

- [1] 曹定安. 开远民族民间传说故事集 [M].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7.
- [2] 真下厚. 冲绳的神话与祭祀 [A]. 任兆胜, 胡立耘. 口承文学与民间信仰 [C].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 [3] 尹建中. 台湾山胞各族传统神话故事与传说文献编纂研究 [M]. 台湾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印行, 1994.
- [4] 杨利慧. 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5] 张玉安. 东方神话传说 (第六卷)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6] 百度贴吧. 晋山楚水吧, 敦煌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 [EB/OL]. <http://tieba.baidu.com/f?kz=143724719>.
- [7] 张振犁, 程建君. 中原神话专题资料 [Z].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分会 (内部资料), 1987.
- [8] 张振犁. 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 The Fusion of Yi Folk Culture and Han Folk Cultur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Yi's "Human Ancestry Temple" in Laole Village of Kaiyuan City

Li Zi-xia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Yi's "Human Ancestry Temple" in Laole Village of Kaiyuan City might be the only one of this kind in the minority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that worships the surviving Brother and Sister after the Floo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 has no family temple and idol. This temple where two stone statues of human ancestors are worshiped is clearly the fusion of Yi folk culture and Han folk culture since the Ming dynasty.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Flood-related Brother-Sister Myth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Yi-inhabited area as well as the neighboring areas, where the Brother and the Sister were worshiped as the human ancestors which is somewhat similar to the Fuxi-Nvwa worship and ritual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Key words:** Flood-related Brother-Sister Myth; human ancestry worship; Human Ancestry Temple; fusion of Yi folk culture and Han folk culture; special culture of the Yi nationality

(责任编辑 王东昕)